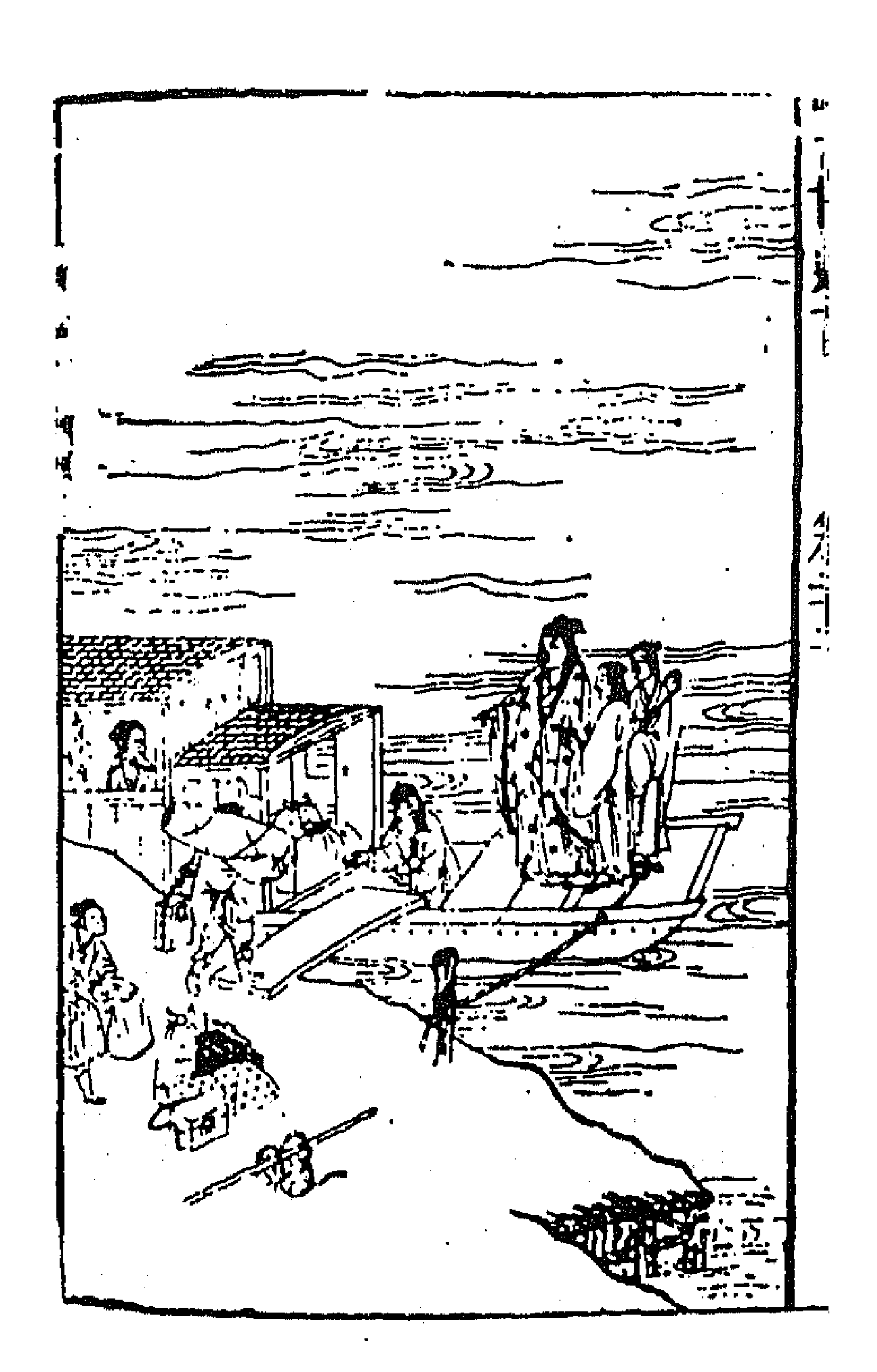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不是姻緣莫强求　姻緣前定不須憂
任從波浪翻天起　自有中流穩渡舟

話說正德年間、蘇州府崑山縣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後、渾家盧氏、夫妻二口、不做生理、靠着祖遺田地、見成收些租課爲活、年過四十、並不曾生得一男半女、宋敦一日對渾家說、自古道養兒待老、積穀防饑、你我年過四旬、尚無子嗣、光陰似箭眨眼頭白、百年之事、靠着何人、說罷不覺淚下、盧氏

莊宋門積祖善良未曾作惡造業況你又是單傳老天決不絕你祖宗之嗣招子也有早晚若是不該招時便是養得長成半路上也拋撇了勞而無功枉添許多悲泣宋敦點頭道是方纔拭淚未乾只聽得坐啓中有人咳嗽叫喚道玉峯在家麼原來蘇州風俗不論大家小家都有個外號彼此相稱玉峯就是宋敦的外號宋敦側耳而聽叫喚第二句便認得聲音是劉順泉那劉順泉雙名有才積祖駕一隻大船攬載客貨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腳銀兩一個十全的家業團團都做在船上就是這隻船本也值幾百

公母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湖一水之地多有這行生理那劉有才是宋敦最契之友聽得是他聲音連忙趨出坐答彼此不須作揖拱手相見分坐看茶自不必說宋敦道順泉今日如何得暇劉有才道特來與玉峯借件東西宋敦笑道寶舟缺什麼東西到與寒家相借劉有才道別的東西不來干瀆只這件是宅上有餘的故此敢來啟口宋敦道果是寒家所有決不相吝劉有才不慌不忙說出這件東西來正是

背後並非擎詔當前不是圍胸鵝黃細布密針縫
淨手將來供奉 還願曾裝冥鏹祈神并襯威容

名山古刹幾相從紫下爐香浮動

原來宋敦夫妻二口，因難于得子，各處燒香祈嗣，做成黃布袱、黃布袋裝裹佛馬楮錢之類，燒過香後，懸掛于家中佛堂之內，甚是志誠。劉有才長于宋敦五年，四十六歲了，阿媽徐氏亦無子息。聞得徽州有鹽商求嗣，新建陳州娘娘廟于蘇州閶門之外，香火甚盛，祈禱不絕。劉有才恰好有個方便，要駕船往楓橋下客，意欲進一炷香，却不曾做得布袱、布袋，特特與宋家告借。其時說出緣故，宋敦沉思不語。劉有才道：玉峯莫非有吝惜之心麼？若汚壞時，一個就賠兩個。

敎道豈有此理只是一件旣然娘娘所盡[illegible]
分欲附舟一往只不知幾時去劉有才道即刻便行
宋敦道布袱布袋搭搠另有一副共是兩副借可分
用劉有才道如此甚好宋敦入內與渾家說知欲往
郡城燒香之事劉氏也歡喜宋敦于佛堂掛壁上取
下兩副布袱布袋留下一副自用將一副借與劉有
才劉有才道小子先往舟中伺候王峯可快來船在
北門大坂橋下不嫌怠慢時喫些見成素飯不消帶
米宋敦應允當下忙忙的辦下些香燭紙馬阡張定
[illegible]發包裹穿了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紬道袍趕

出北門下船趁着順風不勾半日七十里之程等閒到了舟泊楓橋當晚無話有詩爲證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次日起個黑早在船中洗盥罷喫了些素食淨了口手一對兒黃布袱馱了冥財黃布袋安排紙馬文疏掛于項上步到陳州娘娘廟前剛剛天曉廟門雖開殿門還關着二人在兩廊遊遊觀看了一遍果然造得齊整正在讚歎呀的一聲廟門開了就有廟官出來迎接進殿其時香客未到燭架尚虛廟祝放下琉

剔燈來取火點燭討文疏替他通陳禱告二人焚香
禮拜已畢各將幾十文錢酬謝了廟祝化紙出門劉
有才再要邀宋敦到船宋敦不肯當下劉有才將布
被布袋交還宋敦各各稱謝而別劉有才自往楓橋
接客去了宋敦看天色尚早要往婁門趁船回家剛
欲移步聽得牆下呻吟之聲近前看時却是矮矮一
個蘆蓆棚搭在廟垣之側中間臥着個有病的老和
尚懨懨欲死呼之不應問之不答宋敦心中不忍停
眸而看傍邊一人走來說道客人你只管看他則甚
要便做個好事了去宋敦道如何做個好事那人道

此僧是陝西來的、七十八歲了、他說一生不曾開葷每日只誦金剛經、三年前在此募化走巷沒有施主、搭這個蘆蓆棚兒住下、誦經不輟這裡有個素飯店每日只上午一餐過午就不用了、也有人可憐他施他些錢米、他就把來還了店上的飯錢不留一文、近日得了這病有半個月不用飲食了、兩日前還開口說得話、我們問他如此受苦、何不早去罷、他說因緣未到、還等兩日、今早連話也說不出了、早晚待死客人若可憐他時、買一口薄薄棺材、焚化了、他便是做好事、他說因緣未到、或者這因緣就在客人身上求

敎想道我今日豈求嗣而來做一件好事回去也罷神天知道便問道此處有箇材店麼那人道出巷陳三郎家就是宋敎道煩足下同往一看那人引路到陳家來陳三郎正在店中支分鋸匠鋸木那人道三郎我引箇主顧作成你三郎道客人若要看壽板小店有眞正婺源加料雙軿的在裡面若要見成的就店中但憑揀擇宋敎道要見成的陳三郎指着一副道道是頭號足價三兩宋敎未及還價那人道這價客官是買來捨與那蘆蓆棚內老和尚做好事的你也有一半功德莫要討虛價陳三郎道旣是做好事

的我也不敢要多照本錢一兩六錢罷分毫少不得了本家道這價錢也是公道了想起汗巾角上帶得一塊銀子約有五六錢重燒香剩下不上一百銅錢總湊與他還不勾一半我有處了劉順泉的船在楓橋不遠便對陳三郎道價錢依了你只是還要到一個朋友處借辦少頃便來陳三郎道罷了就道任從客便那人嘿然不樂道客人既發了個好心却又做脫身之計你身邊沒有銀子來看則甚就稍來了只見街上人紛紛而過多有說道老和尚可憐半月蔬還賺得他念經之緣今早嗚呼了正是

隨緣銅一道不透出在服後大有也[illegible]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那人道客人不聽得說麼那老和尚已死了他在起府時服等你斷送哩來救日雖不語心下想道我既是看定了這具棺木倘或往撫橋去划船不在船上終不然呆坐等他回來況且常言得一不擇主倘別有個主顧添此價錢這副棺木不去了我就失信于此借了籠籠便取出銀子說道一塊討算來一兩叫看慚愧原來是塊元寶看時像少稱時便多到有七錢多重先教陳三郎收了將身上穿的那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紬道袍脫下道這一件衣服權准

一兩之外倘嫌不值權時相抵待小子取開若用得
時便乞收算陳三郎道小店大膽了莫怪計較將銀
于衣服收過了宋敦又在髻上拔下一根銀簪約有二
錢之重交與那人道這枝簪相煩換些銅錢以爲買
破蓆用當下店中看的人都道難得這位做好事的
客官他擔當了大事去其餘小事我們地方上也該
湊出些錢鈔相助衆人都湊錢去了宋敦又復身到
蘆蓆邊看那老僧果然化去不覺雙眼垂淚分明如
親戚一般心下好生酸楚正不知甚麼緣故不忍再
看含淚而行到黄門時航船已開乃自喚一隻小船

當日回家。渾家見丈夫黑夜回來。身上不穿道袍道
又帶憂傷之色。只道與人爭競。忙忙的來問來歎起
首道話長哩。一逕走到佛堂中。將兩副衣袱衣袋挪
起在佛前。磕了個頭。進房坐下。討茶喫了。方纔開談
將老和尚之事備細說知。渾家道正該如此。也不與
怪。朱敦見渾家賢慧。到也回愁作喜。是夜夫妻二口
睡到五更。朱敦夢見那老和尚登門拜謝道。檀越命
合無子。壽數亦止于此矣。因檀越心田慈善。上帝命
延壽半紀。老僧與檀越又有一段因緣。願投宅上為
子。以報蓋棺之德。盧氏也夢見一個金身羅漢走進

房裡夢中叫喊起來連丈夫也驚醒了各言其夢似信似疑嗟嘆不已正是

種瓜還得瓜　　種荳還得荳
勸人行好心　　自作還自受

從此盧氏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兒因夢見金身羅漢小名金郎官名就叫朱金夫妻歡喜自不必說此時劉有才也生一女小名宜男各各長成有人攛掇兩家對親劉有才到也心中情願朱家却嫌他船户出身不是名門舊族口雖不語心中有不允之意那朱金方年十六歲朱敦一病不起嗚呼哀哉了自

古道家中百事與金華主人介十個婦人敢不得一個男子自從未敢故後盧氏掌家通遭荒歉又坐中欺他孤寡利派户役盧氏撑持不定只得將田房漸次賣了賃屋而居彼時還是詐窮以後坐吃山空不上十年弄做真窮了盧氏亦得病而亡斷送了畢求金只剩得一雙赤手被房主趕逐出屋無處投奔且喜從幼學得一件本事會寫會算偶然本處一個范舉人進了浙江衢州府江山縣知縣正要尋個寫算的人有人將宋金薦了范公就教人引來見他年紀幼小又生得齊整心中甚喜叩其所長果然書通真

公否近理
乞非惡
記明

草葬為歸除當日就留于書房之中取一套新衣與
他換過同桌而食好生優待擇了吉日范知縣與宋
金下了官船同往任所正是

鼕鼕畫鼓催征棹　習習和風蕩錦帆

卻說宋金雖然貧賤終是宦家子弟出身今日做范
公門館豈肯卑污苟賤與童僕輩和光同塵受其戲
侮那些管家們欺他年幼見他做作愈有不然之意
自崑山起程都是水路到杭州便起早了衆人撺掇
家主道宋金小廝家在此寫算服事老爺還該小心
謙遜他全不知禮老爺優待他忒過分了與他同坐

同伙舟中還可混帳到船艙中火歇宿老爺也要存個体面小人們商議不如叫他寫一紙靠身文書方纔受帖到衙門時他也不敢放肆為非范舉人是絲花做的耳朶就依了衆人言語喚宋金到船要他寫靠身文書宋金如何肯寫逼勒了多時范公發怒喝教剝去衣服喝出船去衆蒼頭拖拖拽拽剝的乾乾淨淨一領單布衫遮作岸上氣得宋金半晌開口不得只見轎馬紛紛伺候范知縣起陸宋金噙着雙淚只得廻避開去身邊並無財物受餓不過少不得學那兩個古人

伍伯吹篪于吳門　韓王寄食于漂母

日間街坊乞食夜晚古廟棲身巡行一件宋金終是舊家子弟出身任你十分落泊還存三分骨氣不肯隨那叫街丐户一流奴言婢膝沒廉沒恥討得來便喫了討不來忍餓有一頓沒一頓過了幾時漸漸面黃肌瘦全無昔日丰神正是

好花遭雨紅俱褪　芳草經霜綠昔凋

時值暮秋天氣金風催冷忽降下一場大雨宋金食缺衣单在北新關關王廟中捱飢受凍出頭不得這雨自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宋金將腰帶收緊那步出

廟門來未及數步，劈面遇着一人，宋金睜眼一看，正是父親宋敦的最契之友，叫做劉有才，號順泉，宋金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敢相認，只得垂眼低頭而走。劉有才早已看見，從背後一手挽住，叫道：你不是宋小官麼？為何如此模樣？宋金兩淚交流，叉手告道：小姪衣衫不齊，不敢為禮了，承老叔垂問，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將范知縣無禮之事，告訴了一遍。劉翁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肯在我船上相幫，管教你飽暖過日。宋金便下跪道：若得老叔收留，便是重生父母。當下劉翁引着宋金到于河下，劉翁先上船，對

宋蓮說了，共劉到姬道，此乃兩得其便，有何不美。劉翁就在船頭上招朱小官上船，于自身上脫下舊布道袍，教他穿了，引他到後艙，見了媽媽徐氏，女兒宜男，在傍也相見了。朱金走出船頭，劉翁道，把飯與朱小官喫。劉姬道，飯便有，只是冷的。宜男道，有熱茶在鍋內。宜男便將瓦罐子舀了一罐滾熱的茶。劉姬便在厨櫃內取了些醃菜，和那冷飯付與朱金，道，朱小官，船上買賣比不得家裏，胡亂用些罷。朱金接得在手，又見細雨紛紛而下。劉翁叫女兒後艙有舊斗笠取下與朱小官戴。宜春取舊斗笠看時，一邊已綻了

開宜春手快就盤髻上拔下針線將綫處縫了丟在船篷之上叫道拿氊笠去帶宋金帶了破氊笠喫了茶湯冷飯劉翁教他收拾船上家火掃抹船隻自往岸上投宿至晚方回一夜無話次日劉翁起身見宋金在船頭上閑坐心中暗想初來之人莫慣了他便吆喝道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閑時搓些繩打些索也有用處如何空坐宋金連忙答應道但憑使不敢有違劉翁便取一束麻皮付與宋金教他打索下正是

在他簷下　怎敢不低頭

宋金自此朝夕小心辛勤做活並不偷懶兼之寫算精通凡客貨在船都是他記帳出入分毫不爽別船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盤登帳簿客人無不敬而愛之都誇道好個宋小官少年伶俐劉翁劉媼見他小心得用另眼相待好衣好食的管顧他在客人面前認爲表姪宋金亦自以爲得所心安體適貌日豐腴凡船戶中無不欣羡光陰似箭不覺二年有餘劉翁一日暗想自家年紀漸老止有一女要求個賢婿以靠終身似宋小官一般到也十全之美但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是夜與媽媽飲酒半酣女兒宜春

彷劉翁指着女兒對媽媽道宜春年紀長成未有終身之托奈何劉嫗道這是你我靠老的一樁大事你如何不上緊劉翁道我也日常在念只是難得個十分如意的像我船上宋小官恁般本事人才千中選一也就不能勾了劉嫗道何不就許了宋小官劉翁假意道媽媽說那裏話他無家無倚靠著我船上喫飯手無分文怎好把女兒許他劉嫗道宋小官是宦家之後況係故人之子當初他老子存時也曾有人議過親來你如何忘了今日雖然落薄看他一表人材又會寫又會算招得這般女婿須不辱了門面我

兩口兒老來也得所靠劉翁道媽媽你主意已定否媽媽道有什麽不定劉翁道如此甚好原來劉有才平昔是個慳澀的久已看上了宋金只愁媽媽不肯今見媽媽慨然十分歡喜當下便喚宋金對着媽媽面許了他這頭親事宋金初時也謙遜不當見劉翁夫婦一團美意不要他費一分錢鈔只索順從劉翁往陰陽生家選擇周堂吉日回復了媽媽將船駕回崑山先與宋小官上頭做一套紬絹衣服與他穿了渾身新衣新帽新鞋新襪粧扮得宋金一發標致

雖無子建才八斗　勝似潘安貌十分

劉嫗也替女兒備辦些衣飾之類吉日已到請下河家親戚大設喜筵將宋金贅入船上爲婿次日諸親作賀一連喫了三日喜酒宋金成親之後夫妻恩愛自不必說從此船上生理日興一日光陰似箭不覺過了一年零兩個月宜春懷孕日滿產下一女夫妻愛惜如金輪流懷抱期歲方過此女害了痘瘡醫治不効十二朝身死宋金痛念愛女哭泣過哀七情所傷遂得了個癆瘵之疾朝涼暮熱飲食漸減看看骨瘦肉消行遲走慢劉翁劉嫗初時還指望他病好替他迎醫問卜延至一年之外病勢有加無減三分人

七分兒錢也錢不動算也算不動到做了眼中之釘巴不得他死了乾淨卻又不死兩個老人家懊悔不迭互相抱怨起來當初只指望半子靠老如今看這貨色不死不活分明一條爛死蛇纏在身上擺脫不下把個花枝般女兒誤了終身怎生是了為今之計如何生個計較送開了那窮家等女兒另招個佳婿方纔稱心兩口兒商量了多時定下個計策連女兒都瞞過了只說有客貨在于江北發船往載行至池州五溪地方到一個荒僻的所在但見孤山寂寂遠水滔滔野岸荒崖絕無人跡是日小小逆風劉公故

忽把舵使歪船便向沙岸上閣住那宋金下水推舟宋金手遲脚慢劉公就罵道痨病鬼沒氣力使船時岸上野柴也砍些來燒燒省得錢買宋金自覺惶愧取了砟刀挣扎到岸上砍柴去了劉公乘其未回把舵用力撐動撥轉船頭掛起滿風帆順流而下

不愁骨肉遭顛沛　且喜冤家離眼睛

且說宋金上岸打柴行到茂林深處樹木雖多那有氣力去砍伐只得拾些兒殘柴割些敗棘抽取枯藤束做兩大捆却又沒有氣力帶得去心生一計再取一條枯藤將兩捆野柴穿做一捆滾出去長的藤

頭用手挽之而行如牧童牽牛之勢行了一時想起忘了砟刀在地又復身轉去取了砟刀也挿入柴捆之內緩緩的拖下岸來到于泊舟之處已不見了船但見江烟沙島一望無際宋金沿江而上且行且看並無踪影看看紅日西沉情知爲丈人所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覺痛切于心放聲大哭哭得氣咽喉乾悶絶于地半晌方甦忽見岸上一老僧正不知從何而來將拄杖卓地問道檀越伴侶何在此非駐足之地也宋金忙起身作禮口稱姓名被丈人劉翁脫賺如今孤苦無歸求老師父提挈救取微命老僧道

貧僧茅菴不遠，且同往暫住一宵，來日再做道理。宋金感謝不已，隨着老僧而行，約莫里許，果見茅菴一所。老僧敲石取火，煑些粥湯，把與宋金喫了，方纔問道：「令岳與檀越有何仇隙？願聞其詳。」宋金將入贅船上及得病之由，備細告訴了一遍。老僧道：「老檀越懷恨令岳乎？」宋金道：「當初求乞之時，蒙彼收養婚配，今日病危見棄，乃小生命薄所致，豈敢懷恨他人？」老僧道：「聽子所言，真忠厚之士也。爾恙乃七情所傷，非藥餌可治，惟清心調攝可以愈之。平日間曾奉佛法誦經否？」宋金道：「不曾。」老僧于袖中取出一卷相贈道：「此乃

此老僧亦係前生於誦經與金剛有緣授傳與朱金實也已非此獲矣

金剛般若經我佛心印貧僧今教授檀越若日誦一遍可以息諸妄念却病延年有無窮利益朱金原是陳州娘娘廟前老和尚轉世來的前生專誦此經今日口傳心受一遍便能熟誦此乃是前因不斷朱金和老僧打坐閉眼誦經將次天明不覺睡去及至醒來身坐荒草坡間並不見老僧及茅菴在那裡金剛經却在懷中開卷能誦朱金心下好生詫異遂取池水淨口將經朗誦一遍覺萬慮消釋病体頓然健旺方知聖僧顯化相救亦是夙因所致也朱金向空叩頭感謝龍天保佑然雖如此此身如大海浮萍沒有

着落信步行去早覺腹中饑餓望見前山林木之內隱隱似有人家不免再温舊稿向前乞食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宋小官凶中化吉難過福來正是

　路逢盡處還開徑　水到窮時再發源

宋金走到前山一看並無人烟但見鎗刀戈戟遍插林間宋金心疑不决放膽前去見一所敗落土地廟廟中有大箱八隻封鎖甚固上用松茅遮蓋宋金暗想此必大盜所藏布置鎗刀乃惑人之計來歷雖則不明取之無礙心生一計乃折取松枝插地記其路徑一步步走出林來直至江岸也是宋金時亨運泰

恰好有一隻大船因逆浪衝壞了舵停泊于岸下修舵宋金假作慌張之狀向船上人說道我陝西錢金也隨吾叔父走湖廣爲商道經于此爲強賊所劫叔父被殺我只說是眼瞎的小郎久病乞哀暫容殘喘賊乃遣夥內一人與我同住土地廟中看守貨物他又往別處行劫去了天幸同夥之人昨夜被毒蛇咬死我得脫身在此幸方便載我去舟人聞言不甚信金又道見有八巨箱在廟內皆我家財物廟去此不遠多央幾位上岸擡歸舟中願以一箱爲謝必須速往萬一賊徒回轉不惟無及于事且有禍患衆人都

是千里求財的聞說有八箱貨物一個個欣然願往當時聚起十六籌後生準備八副繩索杠棒隨宋金往土地廟來果見巨箱八隻其箱甚重每二人擡一箱恰好八杠宋金將林子內鎗刀收起藏于深草之內八個箱子都下了船舡已修好了舟人問宋金道老客今欲何往宋金道我且往南京省親舟人道我的船正要往瓜州却喜又是順便當下開船約行五十餘里方歇衆人奉承陝西客有錢都凑出銀子買酒買肉與他壓驚稱賀次日西風大起掛起帆來不幾日到了瓜州停泊那瓜州到南京只隔十來里江

而宋金另喚了一隻渡船將箱籠只揀重的擡下七個把一個箱子送與舟中衆人以踐其言衆人自去開箱分用不在話下宋金渡到龍江關口尋了店主人家住下喚鐵匠對了匙鑰打開箱看時其中充牣都是金玉珍寶之類原來這些强盜積之有年不是取之一家獲之一時的宋金先把一箱所蓄積之于市已得數千金恐主人生疑遷寓于城内買家奴伏侍身穿羅綺食用膏粱餘六箱只揀精華之物留下其他都變賣不下數萬金就于南京儀鳳門内買下一所大宅改造廳堂園亭製辦日用家火極其華整

不肖婢奴君不足怪在秦也性平日鄙夷後之心所發鄙不存之

門前開張典鋪又捌買田庄數處家僮數十房出色管事者千人又畜美童四人隨身若應游京城都稱他爲錢員外出乘輿馬入擁金資自古道居移氣養移体宋金今日財發身發肌膚充悅容采光澤絕無向來枯瘠之容寒酸之氣正是

人逢運至精神爽　月到秋來光彩新

話分兩頭且說劉有才那日哄了女壻上岸擬轉船頭順風而下瞬息之間已行百里老夫婦兩口暗暗歡喜宜春女兒猶然不知只道丈夫還在船上煎好了湯藥叫他吃將連呼不應遙道聽着在船頭自要

去漁翁太婆母親勞手奪過槳兒向江中一潑潑道
勞病鬼在那裡你還要想他宜春道真個在那裡與
親道你纔見他病害得不妖恐沾染他人方纔哄他
上岸打柴逕自將船來了宜春一把扯住母親哭天
哭地叫道還我宋郎來劉公聽得船內啼哭走來勸
道我兒聽我一言婦道家嫁人不着一世之苦那害
病的死在早晚左右要拆散的不是你因緣了到不
如早些開交乾淨免致擔誤你青春待做娘的另揀
個好郎君完你終身休想他罷宜春道爹做的是什
麼事都是不仁不義傷天理的勾當宋郎這頭親事

原是二親主張僱做了夫妻同生同死豈可輕棄且他病勢必死亦當待其善終何忍棄之于無人之地宋郎今日爲奴而死奴決不獨生爹若可憐見女兒快轉船上水尋取宋郎回來免被傍人談論劉公道那害癆的不見了船定然轉往別處村坊乞食去了尋之何益况且下水順風相去已百里之遥一動不如一靜勸你息了心罷宜春見父親不允放聲大哭走出船艙就要跳水喜得劉嫗手快一把拖住宜春以死自誓哀哭不已兩個老人家不道女兒執性如此無可奈何准准的看守了一夜天早只得依順

他開船上水，風水俱逆，行了一日，不勾一半之路。這夜啼啼哭哭，又不得安穩。第三日申酉時分，方到得先前開船之處，宜春親自上岸尋取丈夫，只見沙灘上亂柴二捆，柴刀一把，認得是船上的刀，眼見得這捆柴是朱郎砍來的。物在人亡，愈加疼痛，不肯心絕，定要往前尋覓丈夫，父親只索跟隨同去。走了多時，但見樹林深密，並無人跡。劉公勸他回船，又啼哭了一場。第四日黑早，宜教父親一同上岸尋覓，都是曠野之地，更無影響。只得哭下船來，想道如此荒郊，教丈夫何處乞食？況久病之人，行走不動，他把柴刀拋棄

沙崖一定是趕不上了哭了一回望着江心又思早被劉公攔住官吞消爹媽養得奴的身養不得奴的心孩兒左右是要死的不如放奴早死以見宋郎之面兩個老人家見女兒十分痛苦甚不過意叫道我兒是你爹媽不是了一時失于計較幹出這事差之在前懊悔也沒用了你可憐我年老之人止生得你一人你若死時我兩口兒性命也都難保願我兒想了爹媽之罪寬心度日待做爹的寫一招子于沿江市鎮各處粘貼倘若宋郎不死見我招帖定可相逢若過了三個月無信息你做好事追薦丈夫做爹

的替你用錢並不吝惜宜春方纔收淚謝道若得如此我兒死也瞑目劉公即時寫個尋婿的招帖粘于沿江市鎮牆壁觸眼之處過了三個月絕無音耗宜春道我丈夫果然死了即忙製備頭梳蔴衣穿著一身重孝設了靈位祭奠請九個和尚做了三晝夜功德自將簪珥布施爲亡夫祈福劉翁劉嫗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並不敢一些違拗鬧了數月方休兀自朝哭五更夜哭黃昏鄰船聞之無不感歎有一班相熟的客人聞知此事無不可惜宋小官可憐劉小娘者宜春整整的哭了半年六個月方纔住聲劉翁對劉嫗

道女兒這幾日不哭心下漸漸冷了好勸他嫁人終不然我兩個老人家守着個孤孀女兒緩急何靠劉嫗道阿老見得是只怕女兒不肯須是緩緩的偎他又過了月餘其時十二月二十四日劉翁回船到崑山過年在親戚家喫醉了酒乘其酒興來勸女兒道新春將近除了孝罷宜春道丈夫是終身之孝怎麽除得劉翁睜着眼道什麽終身之孝做爹的許你帶時便帶不許你帶時就不容你帶劉嫗見老兒口硬便來收科道再等女兒帶過了殘歲除夜做碗羹飯起了靈除孝罷宜春見爹媽話不投機便啼哭起來

道你兩口兒合計害了我丈夫又不容裝帶孝無非要我改嫁他人我豈肯失節以負宋郎寧可帶孝而死決不除孝而生劉翁又待發作被婆子罵了幾句劈頭的推向船艙睡了宜春依先又哭了一夜到月盡三十日除夜宜春祭奠了丈夫哭了一會婆子勸住了三口兒同喫夜飯爹媽見女兒葷酒不聞心中不樂便道我兒你孝是不肯除了略喫點葷腥何妨待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氣宜春道未死之人苟延殘喘連這碗素飯也是多喫的還喫甚葷菜劉媪道既不用葷喫杯素酒兒也好解悶宜春道一滴何

劉九泉想着死者我何忍下咽說罷又哀哀自哭
起來連素飯也不喫就去睡了劉翁夫婦料道女兒
志不可奪從此再不强他後人有詩贊宜春之節詩
曰

閨中節烈古今傳　船女何曾閱簡編
誓死不移金石志　柏舟端不愧前賢

話分兩頭卻說米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個月把家
業掙得十全了托致管家看守門墻自己帶了三千
兩銀子領了四個家人兩個美童顧了一隻航船逕
至崑山來訪劉翁劉嫗隣舍人家說道三日前往儀

兵去了米金將銀兩販了布疋轉至儀真下個有名的主家上貨了畢次日去河口尋着了劉家船隻遥見渾家在船艙麻衣素粧知其守節未嫁傷感不已回到下處向主人王公說道河下有一舟婦帶孝而甚美我已訪得是崑山劉順泉之船此婦即其女也吾喪偶已將二年欲求此女爲繼室遂于袖中取出白金十兩奉與王公道此薄意權爲酒資煩老翁作伐成事之日更當厚謝若問財禮斷千金吾亦不吝王公接銀歡喜逕往船上邀劉翁到一酒館盛設相款推劉翁于上坐劉翁大驚道老漢操舟之人何以

如此厚待，必有緣故，王公道，且喫三杯，方敢啓齒，劉翁心中愈疑，道若不說明，必不敢坐，王公道，小店有個陝西錢員外，萬貫家財，喪偶將二載，聞令愛小娘子美貌，欲求為繼室，願出聘禮千金，特央小子作伐，望勿見拒，劉翁道，舟女得配富室，豈非至願，但吾兒守節甚堅，言及再婚，便欲尋死，此事不敢奉命，盛意亦不敢領，便欲起身，王公一手扯住道，此設亦出錢員外之意，托小子做個主人，既已費了，不可虛之，事雖不諧，無害也，劉翁只得坐了，飲酒中間，王公又說起員外相求，出于至誠，望老翁回舟，從容商議，劉翁

被女兒幾遍投水唬壞了只是搖頭畧不紐口酒散作別王公回家將劉翁之語述與員外宋金方知渾家守志之堅乃對王公說道姻事不成也罷了我要僱他的船載貨往上江出脫難道也不允王公道天下船載天下客不消說自然從命王公即時與劉翁說了顧船之事劉翁果然依允宋金乃分付家童先把鋪陳行李發下船來貨且留岸上明日發也未遲宋金錦衣貂帽兩個美童各穿綠絨直身手執櫻拂如意跟隨劉翁夫婦認做陝西錢員外不復相識了成夫妻之間與他人不同宜春在艙尾窺視雖不[illegible]

便信是丈夫廝廝的驚怪道有七八分廝假只此些錢員外纔上得船便向船艄說道我腹中饑了要飯喫若是冷的把些熱茶淘來能宜春已自心疑那錢員外又吆喝童僕道個兒郎喚我家飯穿我家衣閑時搓此繩打些索也有用處不可空坐這幾句分明是來小官初上船時劉翁分付的話宜春聽得愈加疑心少頃劉翁親自捧茶奉錢員外員外道你船艄上有一破毡笠借我用之劉翁愚蠢全不省事逕與女兒討那破毡笠宜春取氈笠付與父親口中微吟四句

氈笠雖然破　經奴手自縫
因思戴笠者　無復舊時容

錢員外聽罷後吟詩，嘿嘿會意，接笠在手，亦吟四句

仙凡已換骨　故鄉人不識
雖則錦衣還　難忘舊氈笠

是夜宜春對翁嫗道，艙中錢員外，疑即宋郎也，不然何以知吾船有破氈笠，且面龐相肖，語言可疑，可細叩之，劉翁大笑道，癡女子，那宋家癆病鬼，此時骨肉俱消矣，就使當年未死，亦不過乞食他鄉，安能致此富盛乎，劉嫗道，你當初怪爹娘勸你除孝改嫁，勸不

兩下求婚不是將人當貨便要認他是丈夫劉翁
認他不認皆不可羞宜春滿面羞慚不敢開口劉翁
便招阿媽到背處道阿媽你休如此說姻緣之事莫
非天數前日王店主請我到酒館中飲酒說陝西錢
員外願出千金聘禮求我女兒為繼室我因女兒執
性不曾統口今日難得女兒自家心許何不將機就
機把他許配錢員外落得你我下半世受用劉嫗道
阿老見得是那錢員外來領我家船隻或者其中有
意阿老明日可往探之劉翁道我自有道理次早錢
員外起身梳洗已畢手持破毡笠子船頭上捫掇把

要劉翁將口而問道員外看這破氈笠則甚員外道
我愛那縫補處這行針線必出自妙手劉翁道此乃
小女所縫有何妙處前日王府主傳員外之命曾有
一言未知真否錢員外故意問道所傳何言劉翁道
他說員外喪了孺人已將二載未曾繼娶欲得小女
爲婚員外道老翁願也不願劉翁道老漢求之不得
但恨小女守節甚堅誓不再嫁所以不敢輕諾員外
道令婿爲何而死劉翁道小婿不幸得了個癆瘵之
疾其年因上岸打柴未還老漢不知錯開了船以致
他出招帖尋訪了三個月並無動靜多是投江而死

了員外道令婿不死他逃了個異人病都好了反掙大財致富老翁若要會令婿除可請令愛出來此時宜春側耳而聽一聞此言便哭將起來罵道薄倖賊郎我為你帶了二年重孝受了千辛萬苦今日還不說實話待怎麼宋金也墮淚道我妻快來相見夫妻二人抱頭大哭劉翁道阿媽眼見得不是什麼錢員外了我與你須索去謝罪劉翁劉嫗走進艙來施禮不迭宋金道丈人丈母不須恭敬只是小婿他日有病痛時莫再脫賺兩個老人家羞慚滿面宜春便除了孝服將靈位拋向水中宋金便喚跟隨的童僕來

蘇主坊磕頭翁嫗殺雞置酒管待女婿又當接風又是慶賀筵席安席已畢劉嫗叙起女兒自來不喫葷酒之言宋金愴然下淚親自與渾家把盞勸他開懷陪對翁嫗道據你們設心脫賺欲絕吾命恩斷義絕不該相認了今日勉強喫你這杯酒都看你女兒之面宜春道不因這番脫賺你何由發跡見爹媽日前也有好處今後但記恩莫記怨宋金道謹依賢妻尊命我已立家於南京田園富足你老人家可棄了船舟之業隨我到彼同享安樂豈不美哉翁嫗再三稱謝是夜無話次日王公子聞知此事差船拜迎又送

念剛經[illegible]求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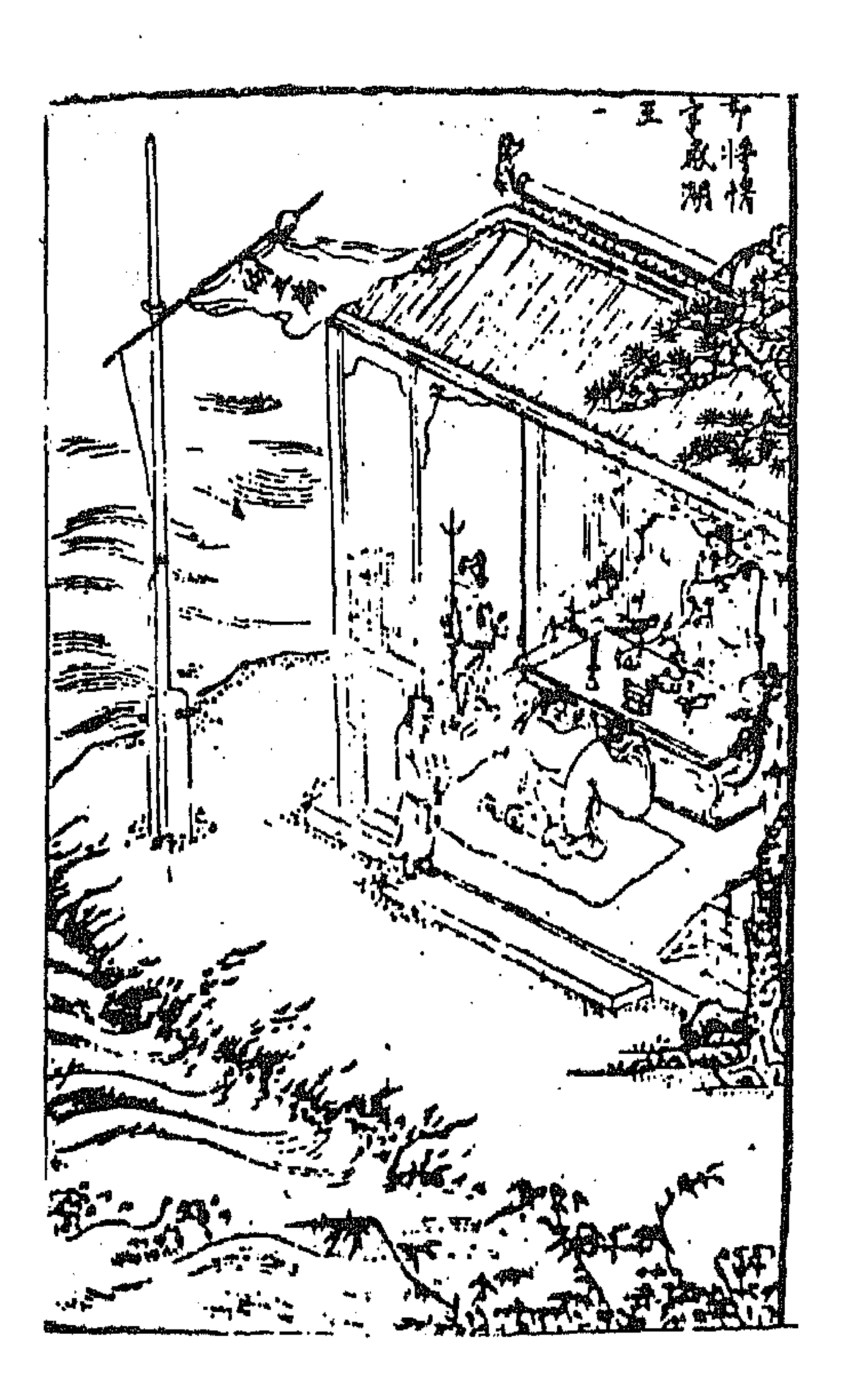
了一日酒，宋金留家童三人于王店主家，發帖取贖，自己開船先往南京。六宅子住了三日，同渾家到崑山故鄉掃墓，追薦亡親，宗族親黨，各有厚贈。此時范知縣已罷官在家，聞知宋小官發跡還鄉，恐怕街坊撞見沒趣，躲向鄉里，有月餘不敢入城。宋金完了故鄉之事，重回南京，闔家歡喜，安享富貴，不在話下。再說宜春見宋金每早必進佛堂中拜佛誦經，問其緣故，宋金將老僧所傳金剛經卻病延年之事，說了一遍。宜春亦起信心，要丈夫教會了，夫妻同誦到老不衰。後享壽各九十餘，無疾而終。子孫為南京世富之

家亦有發科第者後人評云

劉老兒爲善不終　宋小官因禍得福

金剛經消除災難　破氈笠團圓骨肉


月陰猶坐
不自解



守將擒
寧敗湖
王
一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一名喜樂和順記

怒氣雄聲出海門　舟人云是子胥魂
天排雪浪晴雷吼　地擁銀山萬馬奔
上應天輪分晦朔　下臨宇宙定朝昏
吳征越戰今何在　一曲漁歌過晚村

這首詩、單題著杭州錢塘江潮、元來非同小可、刻時定信、並無差錯、自古至今、莫能考其出沒之由、從來說道天下有四絕、却是

雷州換鼓　廣德埋藏　登州海市　錢塘江潮

這三絕。一年止則一遍。惟有錢塘江潮。一日兩番。自古與做羅刹江。爲因風濤險惡。巨浪滔天。常番了船。以此名之。南北兩山多生虎豹。名爲虎林。後因虎字犯了唐高祖之祖父御諱。改名武林。又因江潮險迅。怒濤洶湧。衝害居民。因取名寧海軍。後至唐末五代之間。去那徑山過來臨安邑人錢寬生得一子。生時紅光滿室。里人見者。將謂火發。皆往救之。却是他家産下一男。兩足下有青色毛。長寸餘。父母以爲怪物。欲殺之。有外婆不肯。乃留之。因此小名婆留。看看長大成人。身長七尺有餘。美容貌。有智勇。諱鏐。字巨美。

幼年專作私商無賴因官司緝捕甚緊乃投徑山洪濟禪師躲難法濟夜間寺中伽藍云今夜錢武肅王在此毋令驚動法濟知他是異人不敢相留乃作書薦鏐往蘇州投太守安綬綬乃用鏐爲帳下都部署每夜在府中馬院宿歇時遇炎天酷熱太守夜起閒步後園至馬院邊只見錢鏐睡在那裏太守方小叫只見那正廳背後有一眼枯井井中走出兩個小鬼來戲弄錢鏐那見一個金甲神人把那小鬼一喝都走了口稱道此乃武肅王在此不得無禮太守聽罷大驚下回府中心大異之以此好生看顧錢鏐後因

貢與作亂錢鏐破賊有功僖宗拜為節度使後遇董昌作亂錢鏐收討平定昭宗封為吳越國王因杭州是錢治得國中寧靜只是地方狹窄更兼長江洶湧心當不悅忽一日有司進到金色鯉魚一尾約長三尺有餘兩目炯炯有光將來作御膳錢王見此魚非凡不忍殺之令畜之池中夜夢一老人來見峩冠博帶口稱小聖夜來孫子不肖乘酒醉變作金色鯉魚遊于江岸被人獲之進與大王作御膳謝大王不殺之恩今者小聖特來哀告大王憑王撥個差人送往江中必當重報錢王應允龍君乃退錢王猛然驚覺

沿江者　從

得了一夢次早升殿喚左右打起那魚差人放之江中當夜又夢龍君謝曰感大王再生之恩將何以報小聖龍宮海藏應有奇珍異寶夜光珠盈尺璧任從大王所欲即當奉獻錢王乃言珍寶珠璧非吾願也惟我國僻處海隅地方無十里況兼長江廣潤波濤洶湧日夕相衝使國人常有風波之患汝能借地一方以廣吾國是所願也龍王曰此事甚易然借則借當在何日見還錢王曰五百劫後仍復還之龍王曰大王來日可鑄鐵柱十二隻各長一丈二尺請大王自登舟小聖使蝦魚聚于水面之上大王但見處可

即下鐵柱一隻其水漸漸自退沙漲為平地王可壘石為塘其地即廣也龍君退去錢王驚覺次日令有司鑄造鐵柱十二隻親自登舟於江中看之果見有魚蝦成聚一十二處乃令人以鐵柱沉下去江水自退王乃登岸但見無移時沙石漲為平地自富陽山前直至海門舟山為止錢王大喜乃使石匠于山中鑿石為板以黃羅木貫穿其中排列成塘因鑿石延悞乃下令如有軍民人等以新舊石板將船裝來一船換米一船各處即將船載石板來換米因此砌了江岸石板有餘後方始稱為錢塘江至大宋高宗南

渡延都錢塘改名臨安府稱為行在方始人煙稠集風俗淳美似此每遇年年八月十八乃潮生日傾城士庶皆往江塘之上玩潮快樂亦有本土善識水性之人手執十幅旗旛出没水中謂之弄潮果是好看至有不識水性深淺者學弄潮多有被淹了去喪了性命臨安府尹得知累次出榜禁諭不能革其風俗有東坡學士看潮一絕為證

吳兒生長狎濤淵　冒險輕生不自憐
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

話說臨安府有一個舊家姓樂名美善原是賢

福坊安平巷內山身祖上七輩衣冠近因家道消乏
移在錢塘門外居住開個雜色貨舖子人都重他的
家世稱他爲樂大爺媽媽安氏單生一子名和生得
眉目清秀伶俐乖巧幼年寄在永清巷母舅安三老
家撫養附在間壁喜將仕館中上學喜將仕家有個
女兒小名順娘少樂和一歲兩個同學讀書學中取
笑道你兩個姓名喜樂和順合是天緣一對兩個小
兒女知覺漸開聽這話也自歡喜遂私下約爲夫婦
這也是一時戲謔誰知做了後來配合的讖語正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　曾向蟠桃會裏來

樂和到十二歲時順娘十一歲那時樂和回家順娘深閨女工各不相見樂和雖則童年心中伶俐常想順娘情意不能割捨又過了三年時值清明將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墳就便遊西湖原來臨安有這個風俗但凡湖船任從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帶子携妻不擇男女各自去占個座頭飲酒觀山隨意取樂安三老領着外甥上船占了個座頭方纔坐定只見船頭上又一家女眷入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喜喜將仕家母女二人和一個丫頭一個奶娘三老認得慌忙作揖又教外甥來相見了此時順娘年十四

歲一發長成得好了樂和有三年不見今日水面相逢如見珍寶雖然分桌而坐四目不時觀看相愛之意彼此盡知只恨衆人隔目不能叙情緒到湖心亭安三老和一班男客都到亭子上閒步樂和推腹痛留在船中推身與喜大娘攀話稍稍得與順娘相近捉空以目送情彼此意會少頃衆客下船又分開了傍晚各自分散安三老送外甥回家樂和一心憶着順娘題詩一首

嫩蕊嬌香鬱未開　不因蜂蝶自生猜
他年若作扁舟侶　日日西湖一醉回

樂和將此詩題於桃花箋上摺爲方勝藏於懷袖私自進城到承清巷喜家門首伺候順娘無路可通如此數次聞說潮王廟有靈乃私買香燭果品在潮王面前祈禱願與喜順娘今生得成鴛侶拜能燭前化紙偶然方勝從袖中墜地一陣風捲出紙錢的火來燒了急去搶時止剩得一個侶字樂和拾起看了想道侶乃雙口之意此亦吉兆心下甚喜忽見廟中內坐一老者衣冠古朴容貌清奇手中執一團扇上寫姻緣前定四個字樂和上前作揖動問老翁住姓答道老漢姓石又問道老翁能算姻緣之事乎老者道

頗能推筭樂和道小子樂和頗老爺一推亦繼繫於何處老者笑道小舍人年未弱冠如何便想這事樂和道昔漢武帝為小兒時聖母抱於膝上問欲得阿嬌為妻否帝答言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年無長幼其情一也老者遂問了年月日時在五指上一輪道小舍人佳緣是熟人不是生人樂和見說得合機便道不瞞老爺小子心上正有一熟人求知緣法何如老者引至一口八角井邊教樂和看井內有緣無緣便知樂和手把井欄張望但見井內水勢甚大巨濤洶湧如萬頃相似其明如鏡內立一個美女可十

六七歲嬰孩形狀甚是可愛仔細認之正是順
娘心下又驚又喜却被老者望背後一推渺渺仍跌
在那女子身上大叫一聲猛然驚覺乃是一夢雙手
兀自抱定亭柱正是

黃粱猶未熟　一夢到華胥

樂和醒將轉來看亭內石碑其神姓石名瑰唐時捐
財築堤捍水死後封爲潮王樂和暗想原來夢中所
見之人必係潮王也此時樂和有九就回家對母
親說要央媒與喜順娘議親那安媽媽是婦道家不
知高低便向樂公攛掇其事樂公道姻親一節須要

門當戶對我家雖有七輩衣冠見今甚微經紀營活靠將仕名門富室他的女兒怕沒有人求允肯與我家對親若央媒往說反取其笑樂和見父親不允又教母親央求母舅去說合安三老所言與樂公一般樂和大失所望背地禮數了一夜的氣明早將紙裱一牌位上寫親妻喜順娘生位七個字每日三餐必對而食之夜間安放枕邊低喚三聲然後就寢每遇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端午龍舟八月玩潮這幾個勝會無不刷鬢修容華衣美服在人叢中挨挤只恐順娘出行僥倖一遇同般生意人家有女兒的

見樂小舍人年長都來議親爹娘幾遍要應承到此
樂和立意不肯立個誓願直待喜家順娘嫁出之後
方纔放心再圖婚配事有湊巧這裡樂和立誓不娶
那邊順娘卻也紅鸞不照天喜未臨高不成低不就
也不曾許得人家光陰似箭倏忽又過了三年樂和
年一十八歲順娘一十七歲了男未有室女未有家

男才女貌正相和　未卜姻緣事若何
且喜室家俱未定　只須靈鵲肯填河

話分兩頭卻說是時南北通和其年有金國使臣高
景山來中國修聘那高景山善會文章朝命宣一個

翰林范學士撰作當八月中秋過了又到十八潮生日就城外江邊浙江亭子上搭綵鋪氈大排筵宴管待使臣觀潮陪宴官非止一員都統司領着水軍乘戰艦於水面往來施放五色烟火炮家家俱成沿江搭縛綵幕綿亘三十餘里照江如鋪錦相似市井弄水者共有數百人蹈浪爭雄出没遊戲有踏滾木水傀儡諸般伎藝但見

門潮鼓浪拍岸移舟驚湍忽自海門來怒吼還過天際出何異地生銀漢分明天震春雷遥觀似匹練飛空遠聽如千軍馳噪吳兒勇健平分白浪弄

洪波湧又輕便山沒江心娉好手果然是[illegible]

波隨地滾千尋雪浪接雲務

北朝使臣高景山見了毛髮皆聳嗟歎不已果然前

視范學士道相公見此何不賜一作作仰令取過文

房四寶來高景山謙讓再三做念奴嬌詞

雲濤千里泛今古絕致東南風物碧海雲橫初

綫忽爾雷轟谷蟄萬馬奔天倏驚撲地洶湧飛烟

雪吳人勇悍便競踏浪雄傑想旗幟紛紜吳音楚

管與胡笳俱發人物江山如許麗豈信妖氛難滅

況是行宮星纏五福光焰窺毫髮驚看無語亿倜

姑待明月、

高崇山巍巍、滿座皆讚奇才、只有范學士道相公詞做得甚好、只可惜萬馬從天蓋撲地將潮比得來輕了、這潮可比玉龍之勢、學士遂做水調歌頭、道是

登臨眺東渚、始覺太虛寬、海天相接、潮生萬里一毫端、滔滔怒生雄勢、宛勝玉龍戲水、儘出沒波間、雪浪番雲腳、波捲水晶寒○掃方壺、捲圓嶠、大洋番、天乘銀漢壯觀、江北與江衛、借問子胥何在、博望乘槎仙去、知是幾時還、上界銀河窄、流瀉到人間、

范學士題罷商景山見了、大喜道、奇哉作作難比鬪馬爭馳、真是玉龍戲水、不題各官盡歡飲酒、且說臨安大小戶人家、聞得是日朝廷管待北使陳設百戲傾城士女都來觀看樂和打聽得喜家一門也去看潮侵早便粧扮齊整來到錢塘江口、走來走去找尋喜順娘不着、結末來到一個去處、喚做天開圖畫、又叫做團圍頭、因那裡圍圍團轉四面都看見潮頭故名團圍頭、後人訛傳謂之團魚頭這個所在潮勢闊大多有子弟立腳不牢被潮頭湧下水去又有霑濕了身上衣服的都在下浦橋邊擰擠教乾有人做下

臨江仙一隻單嘲那看潮的

自古錢塘難比看潮人成羣作隊不待中秋相隨相趁盡往江邊遊戲沙灘畔遠望潮頭不覺侵天浪起頭巾如洗鬥把衣裳去擠下浦橋邊一似奈何池畔裸體披頭似鬼人城裡烘好衣裳猶悶幾時起水

樂和到園圍頭尋了一遭不見順娘復身又尋轉來那時人山人海圍擁着簾栅絲絲樂和身材即溜在人叢裡挨擠進去一步一看行走多時看見一個婦人走進一個簾栅裡面去了樂和認得這婦人是喜

家的奶娘緊步隨後果然萬將化一家男女俱成個
聚埧的坐下飲酒玩賞樂和不敢十分逼近又不捨
得十分隔遠緊緊的貼着將欄而立覷定順娘目不
轉睛恨不得走近前去雙手摟抱說句話兒那小娘
子擡頭觀看遠遠的也認得是樂小舍人見他趨前
跟後神情不定心上也覺可憐只是父母相隨寸步
不離無由相會一面正是

兩人衷腹事　盡在不言中

却說樂和與喜順娘正在相視悽慘之際忽聽得說
潮來了道猶未絕耳邊如山崩地坼之聲潮頭有數

情之情非得州極小且不死矣

丈之高，一湧而至，有詩為證

銀山萬疊聳巍巍　蹴地排空勢若飛
信是子胥靈未泯　至今猶自奮神威

那潮頭比往年更大，直打到岸上高處，掀翻錦幙，衝倒席棚，眾人發聲喊，都退後走，順娘出神在小舍人身上，一時着忙，不知高低，反向前幾步，脚兒把滑不住，溜的滾入波浪之中

可憐秀閣金閨女　翻做隨波逐浪人

樂和乖覺，約莫潮來，便移身立於高阜去處，心中不捨得順娘，看定席棚，高叫避水，忽見順娘跌在江裏

潮王廟記
夢中人

去了這篇非小說叫遊那時候就順頰跌下去一刻樂和的眼光緊隨着小娘子下水那步自然皆不住撲通的向水一跳也隨波而滚他那裡會水只是為情所使不顧性命這裡喜將仕夫婦見女兒墮水慌急了亂呼救人救人救得吾女自有重賞那順娘穿着紫羅衫杏黄裙最好記認有那一班弄潮的子弟們睹着潮頭如履平地貪着利物應聲而往劃波踰浪去撈救那紫羅衫杏黄裙的女子却說樂和跳下水去直至水底全不覺波濤之苦心下如夢中相似行到潮王廟中見燈燭輝煌香烟繚繞樂和下拜

求潮王救取順娘度脫水厄潮王開言道喜顯吾已收留在此今交付你去訖罷小鬼從神帳後將順娘送出樂和拜謝了潮王領順娘出了廟門彼此十分歡喜一句話也說不出四隻手兒緊緊對面相抱覺身子或沉或浮漾出水面那一班弄潮的看見紫羅衫杏黃裙在浪中現出慌忙去搶及至托出水面不是單却是雙四五個人扛頭扛脚擡上岸來對喜將仕道且喜連女婿都救起來了喜公喜母丫鬟妳娘都來看時此時八月天氣衣服都單濕兩個臉對臉胸對胸交股疊肩且是抱得緊分拆不開叫喚不

醒醒尚微微嫌十有死的模樣父母慌又慌苦又苦正不知什麼緣故喜家眷屬哭做一堆衆人爭先來看都道從古至今無此奇事都說樂美哥正在家中有人報他兒子在圍魚頭看潮被潮頭打在江裡去了慌得一步一跌直跑到團團頭來又聽得人說打撈得一男一女那女的是喜將仕家小姐樂公分開人叢擠入看時認得是兒子樂和叫了幾聲親兒放聲大哭道兒啊你生前不得吹簫侶誰知你死後方成連理枝喜將仕問其緣故樂公將三年前兒子執意求親反皆不先要之言敘了一遍喜公喜母到此悔

起來道你樂門七葉衣冠也是舊族況且兩個幼年
併同窗曾有此說何不早說如今大家叫喚若
喚得醒時情願把小女配與令郎兩家一遞一喚女二
漫喚兒約莫叫喚了半個時辰漸漸眼開氣續四肢
肢將兄自不放樂公道我兒快甦醒將息喜已許下
把順娘配你為妻了說猶未畢只見樂和睜開雙眼
道岳父休要口面無信跳起身來便向喜公喜母作
揖稱謝喜小姐隨後甦醒兩口兒精神如故清水也
不吐一口喜殺了喜將仕樂殺了樂大翁兩家都將
乾衣服換了兩個小轎擡回家去次日到是喜將仕

大姊來與樂家議親，願教樂和爲婿，媒人就是安三老。樂家無不應允，擇了吉日，安家送些金帛之類，笙簫鼓樂，迎娶樂和到家成親。夫妻恩愛，自不必說。滿月後，樂和同順娘備了三牲祭禮，到潮王廟去賽謝苦。將住兒樂和聰明，延名師在家，教他讀書，後來連科及第。至今臨安說婚姻配合故事，還傳喜樂和順四字。有詩爲證：

少負情癡長更狂，却將情字感潮王。
鍾情若到真深處，生死風波總不妨。